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
## 第四回 觀音庵鳳姐遇秦鍾 豐都城鴛鴦見賈母

話說賈寶玉跟隨那一僧、一道走進洞門，只見裡邊走出一個少年來，不是別人，乃是柳湘蓮。不禁大喜，笑道：「柳二哥原來在這裡，別來無恙乎？」湘蓮也笑著問好，拉拉手兒。那道人、和尚便笑起來，道：「你二人可謂『他鄉遇故知』了，且進禪堂再敘罷。」說著，他二人先就進了禪堂，湘蓮、寶玉隨後跟了進來。先行了師徒之禮，後敘些朋友之情，僧、道二人上坐，湘、寶二人侍坐，鬆鶴童子捧上茶來。

茶罷，寶玉先就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弟子下界凡愚，蒙二位仙師不棄，度脫來山，願仙師慈悲，指示些參禪悟道的路徑，明心見性的工夫，也不枉弟子負笈千里一場。」僧、道二人大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癡人，儒、釋、道三教名雖殊而理則一。」

釋、道兩家之明心見性，即儒教之克己復禮也；釋、道兩家之坐靜參禪，即儒教之正心誠意也；釋、道兩家之定慧，即儒教之慎獨也。你方才見洞門對聯便以為熟，可見你是個捨近而求遠的。我們如今索性將你小時讀過的熟的說與你罷。譬如：『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』，這就是至捷的路徑；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』，這就是絕妙的口訣；『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』，這就是極盡的工夫。你若必要講些通關運氣、坎離鉛汞之事，即就是惑世誣民之言，非我二人所知了。」寶玉聞言，不禁大驚失色道：「依仙師這等講來，何如能夠成仙成佛、自由飛升呢？」那僧、道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癡人，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止白日飛升而已！」寶玉聽了，恍然大悟，喜的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

「原來仙佛之道不用他求。只是正心誠意而已。」那僧、道二人一齊拍手大笑，道：「頑石也點了頭了，你如今既然醒悟，就在此與湘蓮二人同心協力的將我們適才所傳的口訣、密授的心法，日新日日新起來，到了三月不違的時候，我二人再來指點迷津。如今尚有未了的因果，還要下山走走。」說著，便立起來向鬆鶴道：「你在此好生伺候你二位師兄。」說著，便走出洞來。湘、寶二人送出洞外，只見他二人將袍袖一拂，早已不見了。

寶玉這裡看的出了神，呆呆的發怔。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為何發起呆來？」寶玉這才回過頭來，拉著湘蓮的手，笑道：

「柳二哥，你原來也就是跟了這二位仙師來了，你如今修煉多年，想也有半仙之體了？」湘蓮道：「你且進來坐下，我細細的告訴你。」於是，二人攜手重入禪室，對面坐下。湘蓮先就問道：「寶兄弟，你乃是侯門公子、國家的勳戚，為什麼捨棄家園、拋離骨肉，跟著他二人來此荒山，受這無限之苦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，你這個話講的不通了。你也是當代的豪傑、宦門世裔，你又為什麼來到此處？」湘蓮笑道：「我有我的一段情緣，不得不如此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有你一段情緣，難道我是個草木，就不該有一段情緣的麼？」二人說到投機，相視而笑。

鬆鶴童子送上茶來，寶玉手擎茶杯，向著柳湘蓮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柳二哥，小弟因一念癡情，夢入太虛幻境，因而棄舍紅塵，跟隨仙師到此。實指望修成正果，重返太虛，必當遂願。誰知二位仙師反講了半天的四書，使我大失所望。」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竟不知二位仙師的來歷，雖是出家人，極愛成全人間的好事。前者愚兄到此，也蒙仙師口授了幾句四書，專心學去，果有奇妙。那日偶爾閒談，便中將我的一段隱衷微露一二，他二人聽了。一日，先就叫出你的名字來，說你不久也要到來。又道：『只要你們立志真誠，修到功行圓滿，包你們遂心如意，也教天下之人瞧瞧我們兩個的手段，免得你們儒家動不動說我們是虛無寂滅，無用的異端。』寶兄弟，我想他們這話雖說的荒唐，也不可不信。我們既然到此出家，便依他們所傳的心法，用起功來，且看他們臨時如何作用。」寶玉聽了，也歡喜道：「小弟無知，尚望二哥指教。」湘蓮道：「適才仙師說『頑石也點了頭了』這句話，你懂得他說的是什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這也不過以小弟為頑石，譬喻的話罷了。」湘蓮笑道：「非也，他們說這塊石頭，就是你的化身，乃女媧氏補天所剩，如今現在青埂峰頭，故仙師以此取笑。」

寶玉聽了，便立刻要上青埂峰去看，湘蓮只得陪他到後院來。但見，青翠參天，一峰屹立。二人遂由盤道而上，直至絕頂。果見一塊石頭約高七尺，剔透玲瓏，瑩然如玉，與那塊通靈玉的形狀，雖有大小之殊，並無參差之別。寶玉見了，不勝驚異，悲歎了一回。忽覺詩興勃然，拾起一個瓦片，就在石頭正面題詩一首，云：

文自玲瓏質自堅，幾經雕琢色瑩然。  
幸無精衛銜填海，賴有媧皇煉補天。  
一塊徒留形磊落，三生空結意纏綿。  
歸來青埂誰知己？屹立峰頭待米顛。

湘蓮念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真可謂一往情深。這詩詞一道我竟不能，也不敢勉強奉和。」正說時，只聽鬆鶴童子在山下叫道：「二位師兄下來用飯罷，吃了飯也是用工夫的時候了。」二人聽了，只得曲折下山，回到禪堂歸坐。鬆鶴端上飯來，無非胡麻桃脯、蕪羹鱸膾之類。二人飯餐已畢，漱口吃茶，又談了一回閒話。湘蓮便叫鬆鶴：「將我們的蒲團鋪在裡間榻上，我們也該打坐了。」鬆鶴答應著，覷著眼向他二人臉上仔細一看，笑道：「我看二位師兄這兩副尊品，你們在一處裡打坐，我可不大放心，不要悄悄的二仙傳起道來，那可就失了我們仙家的體統了。」湘蓮一聲大喝：「放屁，又要討打了！」

鬆鶴連忙走開，笑著替他們鋪設去了。這裡，湘、寶二人日夜用功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王熙鳳、尤三姐、鴛鴦三人，離了太虛幻境，車走如飛。少時，便見陰風慘淡、黑霧迷漫，不似太虛光明景象。又見往來行人絡繹不絕，悲歡苦樂各有不同。三人看了都不勝感歎。鴛鴦向尤三姐道：「三姑娘，你看日色平西，天也不早了，也要早些找個下處。我們比不得男人們，晚上沒處住就不成事了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遠遠望見前面一叢樹林，那裡必有人家，待我前去尋個下處，你們隨後慢來。」說畢，一展雲光，頃刻即到。舉目看時，但見人煙湊密，熱鬧非常。路南有一座小廟，上寫「觀音庵」三字，旁立木牌一面，上寫「小庵專寓往來女眷」。

尤三姐一見大喜，連忙用手將門環叩了幾下，只聽裡面「嘩啞」一聲開了廟門，走出個老尼姑來，見了尤三姐，問道：

「姑娘是那裡的？」尤三姐答道：「我們是從太虛幻境來的，特借寶刹暫住一宵，後面還有雲車二乘，少刻就到。」老尼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姑娘先到裡面坐，待我教徒弟在門外招呼著就是了。」三姐聽了，走進廟門。只見裡邊又走出個小尼姑來，老尼姑便道：「智能兒，你去到門外等著，有兩輛車到時，引了進來。」說畢，便讓尤三姐到禪堂去了。這裡，智能兒出了廟門，向東一望，遠遠果見來了兩輛車，不多一時來到跟前。

智能兒點手兒叫道：「到這裡來，方才來了一位姑娘在這裡呢。」小太監聽了，一齊將車御進廟門。鳳姐、鴛鴦下車，瞧見智能兒站在面前，鳳姐便向鴛鴦道：「你看這個小尼姑像誰？」

鴛鴦也仔細一瞧，道：「你不是饅頭庵的智能兒嗎？」智能兒聽了，也將他二人一看，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，好像賈府的璉二奶奶和鴛鴦姑娘似的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智能兒是誰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好了，有了熟人就好打聽老太太的下落了。」

智能兒道：「老太太過去了好些日子了，奶奶和姑娘是找老太太來的嗎？」鳳姐欠伸道：「噯喲！我也乏的受不了，且到你裡頭坐下慢慢的說罷。」說著，大家往裡所走。小太監將車推到大殿廊下安放，各自歇息去了。

這裡尤三姐正與老尼姑敘談，只聽院內有人說話，就知是他們到了，連忙迎了出來道：「你們的車好慢啊，我到了好一會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怎麼找了下處也不迎了我們上去呢？」

尤三姐道：「你越發狂的受不了，怎麼還要我迎了上去呢。」

鳳姐道：「你原是我們的護身符兒，方才你前頭來了，我們的車正走的好好的，忽然跑出三兩個乞丐來，渾身上下精他娘的沒一條線兒，巴住了車轆只是要錢，小太監吆喝著，那裡肯聽。」

幸而我車內還有一吊錢，打開串子拿給一百，不夠；再拿給一百，還不夠；我著了急，連串子拿了去，他們才散了，嚇的我這會子心還跳呢。我回過頭來，從玻璃窗內瞧瞧鴛鴦姐姐，他倒在車裡閉著眼，坐的沒事人兒似的。」鴛鴦也笑道：「可教我有什麼法兒呢？我心裡也急的什麼似的，只是那些人精的那個樣兒，可教人怎麼睜得眼睛呢？」老尼姑笑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都是嬌養深閨的人，那裡見過這些個人呢？這些乞丐是這裡常有的，我們是見慣了的，也不為怪。且請到禪堂歇息歇息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進了禪堂，一齊歸坐。老尼姑便叫智能兒道：

「我方才都問過了，這都是賈府上的奶奶、姑娘們，可將行李搬到裡邊小套間裡。說給廚房裡收拾上等酒飯，泡了好茶來。」

智能兒答應著去了。鳳姐道：「這個智能兒，是老師父幾時收下的徒弟，他是我們的個舊人兒。」老尼姑又將智能兒的來歷述了一遍。鳳姐聽了，也不理會這個秦相公是誰。

鴛鴦道：「老師父，方才智能兒說我們老太太到你這裡過來，如今過去了好些日子了。老師父可知道我們老太太現在那裡呢？」老尼姑道：「老太太過去的日子久了，目今的下落這卻難知。我們這裡的規矩是進城之後，頭一天先在城隍大老爺衙門點名過堂，第二日才帶見閻王稽查了善惡，也有送往上界骨肉完聚的，也有打發脫生轉世的，也有發在各處地獄裡受罪的，種種不一。我們如何能知老太太的下落呢！」鳳姐聽了，著忙道：「這可怎麼好呢？我們三個人原是太虛幻境奉娘娘之命，來訪尋老太太的，我想我們老太太一生好善，也斷不至有地獄之虞，此時或者送往上界去了，或者脫生轉世去了，皆不可知，可教我們怎樣尋訪呢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咱們明日到了城隍衙門，也就好尋訪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們原是太虛幻境的人，本不屬城隍所轄，為什麼出頭露面、不顧羞恥，自己尋上門去教人家點名過堂呢？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，咱們千辛萬苦，原為老太太而來，也講不起出頭露面的話了。」

鳳姐道：「你更糊塗了，就是咱們明日出頭露面見了城隍，難道敢問城隍要老太太不成。」老尼姑勸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不必發急，一路辛苦，此時也餓了，且擺飯罷，吃了飯我替你們想個主意。」於是，吩咐智能兒擺上酒飯來。

大家吃畢，送上茶來，鳳姐警了茶杯，笑道：「老師父，你方才說替我們想個主意，我倒要領教領教，你到底有個什麼主意呢？」老尼姑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奶奶、姑娘們且不必進城，就住在這裡。我這個徒弟智能兒，他有個姑表兄弟秦相公，不時的瞧他妹子來呢。奶奶給他幾兩銀子，托他到各處裡打聽老太太的下落，如果得個准信兒，你們再做商量，豈不妥當麼？」

鳳姐聽了，點點頭兒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依著老師父罷。」大家俱各歡喜，惟有智能兒捏著一把汗兒，恐怕露出他的破綻來，卻也無可如何，只得將行李搬到小套間裡，替他們鋪了炕，收拾點上燈來。大家又閒談了一回。將要歸寢，只見尤三姐問老尼姑道：「你們這裡可有方便的去處麼？」老尼姑道：「我這禪堂西邊，有一小後院，極其僻靜，奶奶、姑娘們就在那裡走動走動罷。」尤三姐向鳳姐、鴛鴦道：「你們不去走走麼？」

鳳姐道：「你和鴛鴦姐姐先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於是，尤三姐、鴛鴦頭裡去了。鳳姐這裡慢慢的口裡吐淨了檳榔渣兒，裝了一袋玉蘭香吃著，緩步出了禪堂，向西而去。

誰知秦鍾因與智能兒生前綢繆過度，一病而亡。後因智能兒找了來，二人雖然情好甚密，卻不敢在老尼姑面前露出形跡。

每晚黃昏，乘人亂的空兒，他便鑽在智能兒屋裡，只等上頭老尼姑睡了，智能兒回房，兩個便赴巫山。今晚，正在智能兒房裡潛等了良久，不見智能兒下來，只得伏在窗下，舐破窗櫺望外偷看。忽見一個婦人向西而去。此時月色朦朧，看不真切是誰，但見一個白生生的臉兒晃了過去。秦鍾自思，必是老尼姑睡了，智能兒到後院子小解了。他便大了膽子，躡手躡腳的溜到後院門首推了推，門扇兒插得緊緊的，不覺心中暗笑道：「這個作怪的蹄子，今兒可又輕浪的插上門了。」正然尋思，只聽「吱嚙」的一聲，開了門走出一個婦人來。秦鍾也並不細看是誰，一把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師父睡了麼？」嚇得鳳姐魂不附體，大聲嚷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了賊了！」尤三姐生來的矯捷便利，上前一步，一把遂將秦鍾揪倒。鴛鴦便嚷道：「老師父快拿燈來，捉住賊了！」禪堂內老尼姑聽見外面喊叫有賊，也就慌了手腳，忙命智能兒提了燈，師徒二人走上前來一看，只見尤三姐揪著一個人，只叫快拿繩子來捆了他。智能兒一看，認得是秦鍾，嚇得呆了，連忙跪下央告道：「二奶奶、三姑娘不必生氣，他就是賈二爺的朋友、小蓉大奶奶的兄弟。」鳳姐道：「怎麼是秦鍾這個小子麼？好小子，幹起這樣沒臉的勾當來了。」秦鍾在地下哼哼道：「原來是璉二孀娘！我該死，認錯了人了，當是智能兒呢。二孀娘饒了我罷！」鳳姐道：「三妹妹，放起他來罷！」尤三姐一鬆手，秦鍾羞羞慚慚的爬了起來給鳳姐請安。只見老尼姑照著智能兒臉上，下死勁兒的啐了一口道：「沒臉的東西，成日家鬧姑表兄弟，今兒可不鬧了！奶奶、姑娘既然認得這個秦相公，且請到禪堂坐下，慢慢的講罷。」

於是，大家進了禪堂坐下。鳳姐道：「秦鍾小子呢？」秦鍾只得訕訕的走到跟前。鳳姐笑道：「好孩子，幾年沒見，你竟乾出這些把戲來了。」秦鍾也笑道：「這都是二孀娘的過失。」

鳳姐道：「噯啣啣，你們聽聽，他們兩人乾下不才的事，怎麼都是我的過失呢？」秦鍾道：「那年給我姐姐送殯，二孀娘若不帶了我們住在饅頭庵，那裡有這一件勾當呢？」鳳姐笑道：

「這麼說起來，寶玉一定也被你們引誘壞了。我只說你們多大點子小崽子，竟會成起精來了。老師父，你方才說秦相公，我也再猜不到就是他。他是我姪兒的小舅子呢。老師父，你可將智能兒讓我們贖了去，成就了他們兩個的生死姻緣，也是你出家人的好事，我們好差他尋訪老太太去。」老尼姑道：「很好，奶奶說的很剪絕，我早就要教他還俗呢。」

秦鍾道：「前者我聽見智能兒說，老太太過去了好些日子了，二孀娘怎麼又來尋找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們如今都在太虛幻境，你姐姐也在那裡呢。我們是奉了元妃娘娘之命，來訪尋老太太的。他們兩人你可認得麼？」秦鍾細將尤三姐、鴛鴦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一位好像鴛鴦姐姐，我在老太太屋裡見過的。這一位姐姐也面熟，只是想不起來是誰。」尤三姐笑道：

「好個小猴兒，我是你姐夫的三姨兒，你如今和我翻了輩兒，叫起我姐姐來了。我不看你這個小模樣兒長的怪可憐兒的，我打你幾個好耳刮子呢。」秦鍾聽了，笑著連忙給尤三姐請安，又給鴛鴦作揖，道：「二孀娘、三姨兒放心罷，姪兒明日起個黑早進城，到城隍衙門裡，有個馮書辦，我們兩個人最相好的，找著他，必然知道老太太的下落。」鳳姐道：「很好，相公用點心兒罷，我好替你成全好事。智能兒呢？怎麼羞的躲著去了？」

這裡來，我和你師父說明白了，你如今放心大膽的把你這個小女婿子帶了房裡去罷。我們和你師父也要安歇呢。」他二人聽了，只得老著臉兒雙雙的去了。這裡鳳姐等三人進了套間，各自就寢。老尼姑也在外間睡了。

次日，天才黎明，鳳姐等尚未起來，只聽門外人喊馬嘶，打的廟門山響。鴛鴦忙起來穿上了衣服，推他二人道：「二奶奶、三姑娘快穿上衣裳罷。你們聽，外面嚷鬧的了不得，不知是什麼事情？」說著，忙下炕走出外間，將老尼姑推醒。老尼姑連忙起來，走出外邊，開了廟門看時，只見一群衙役進來嚷道：「昨晚這裡的鄉約地保報了大老爺，說你庵裡窩藏下了美人兒似的三個姑娘，你們可莫要放他們走了。大老爺少刻差管家奶奶們來相看呢。」老尼姑聽了嚇了一跳，飛也似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，不好了，你們昨晚住在這裡，城裡的大老爺知道了，差了許多衙役把守廟門，說少刻差人來相看你們呢。」鳳姐聽了大驚失色道：「這還了得，那裡有這樣的混帳大老爺呢，我們又不屬他轄管，相看我們作什麼？況且我也是五品的宜人、有夫之婦，相看了他又敢怎麼樣呢？只是他們兩個人倒有些費手。」鴛鴦道：「二奶奶說的是什麼話呢，不如趁早商量著大家逃出去，倒還妥當些。」老尼姑道：「這也說不起了，現官不如現管，又有許多衙役如狼似虎的把守著廟門，你們飛也飛不出去，只好等他們相看了，再作商量罷了。」尤三姐大怒道：「拿我的鴛鴦劍來，等我殺了出去。」

正忙亂之間，只聽院內有個婦人的聲音，問道：「老姑姑起來了沒有？」老尼姑聽了，連忙出來一看，只見是兩個婦人，一個是鮑二家的，那一個不大認識。老尼姑大喜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不用怕了，前兒跟老太太的鮑二嫂子來了，你們問問他就知道老太太了。」鳳姐等聽了，連忙出來一看，大喜道：「你們兩人從那裡來？這一個不是司棋麼？」原來這兩個婦人果是司棋、鮑二家的，一齊進來，笑道：「原來才是二奶奶，林姑娘沒來嗎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兩個從那裡來的，如何問起林姑娘來了？」鮑二家的道：「二奶奶原來不知，這裡的城隍就是我們的林姑老爺，前兒老太太認了親了。姑太太因為林姑娘去了世，沒到這裡來，怕是走迷了路，如今現在四城門貼了告示，遍處尋訪。昨兒晚上，有這裡的鄉約地保報說，觀音庵住下了美人兒似的三位姑娘。姑太太聽見恐怕內中有林姑娘，所以五更天催齊了人役，打發我們兩人來看來了。」鳳姐等三人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鳳姐道：「方才老師父來說，城隍老爺要差人來相看我們呢，把我們都唬糊塗了。」老尼姑笑道：「這個話想是外頭衙役門把話說錯了，倒教奶奶、姑娘們受驚。」

鴛鴦笑道：「這都是我們鮑二嫂子的過失，他當日說我們二奶奶是閻王老婆，今日幾乎兒教城隍老爺相看了去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鳳姐又道：「你們兩人怎麼得到姑老爺衙門裡的？」司棋、鮑二家的各將自己的始末述了一遍。鳳姐道：「你們這兩個蹄子倒有造化，都得了好處了，我倒替你們受了多少委屈。鮑二家的我也不恨他了，是我們那個爺自己平常。司棋，你和你姑舅哥哥偷情，就該機密著些兒，為什麼又弄你娘的個香袋兒，扔在山西石背後，教僕大姐兒拾了去遞給太太，好教我受太太的數落！」說的司棋紅了臉，低頭不答。鮑二家的笑道：「二奶奶，我們如今都改了，求你老人家當著老姑姑給我們留點臉兒罷！司姑娘，你也出去告訴你們那一個，快回去給老太太、姑太太報個信兒，再抬幾頂轎子來伺候。」司棋聽了，連忙自去。

這裡老尼姑歡喜非常，忙叫智能兒收拾早飯來。不多一時，只見秦鍾上來與鳳姐道喜。鳳姐笑道：「老太太有了下落了，這裡的城隍就是我們林姑老爺。你和智能兒也跟了我們去罷。」

秦鍾道：「承二孀娘見愛，我也正沒個托足的地方。」老尼姑道：「如此甚好，我們智能兒終身也有了靠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白折了個徒弟，我心裡又覺不安。」老尼姑道：「這倒不相干，我的徒弟多著呢，只要奶奶在大老爺面前將我提拔提拔，多賞點佈施就有了。」正說時，智能兒端上早飯來。大家歡歡喜喜的吃畢。喝茶時，只見潘又安進來，先給鳳姐等請了安，稟道：「小的適才回去稟知了，老太太、姑太太都歡喜的不得了，立刻抬了轎子來接奶奶、姑娘們進府呢。外邊已經伺候妥當了。」鳳姐等三人立起身來，向老尼姑道謝，又出了十兩佈施。老尼姑千恩萬謝的道了簡慢，直送至大殿前頭，服侍他們一一的上了轎，方才回去。

這裡，鳳姐等三人坐了轎，但見旂鑼傘扇，前呼後擁，熱鬧非常，十分得意，也無心看那六街三市的風光。不多一時，轉彎抹角到了城隍轅門。但見看熱鬧的閒人如千佛頭一般，軍牢用棍打開。只聽一聲點響，重門洞開，一直抬進二堂方才落轎。兩邊閃出許多僕婦來，攙了他們三人進了宅門，早望見賈母與賈夫人在上房倚門而待，見他三人進來又悲又喜。賈母道：

「我的鳳丫頭、鴛鴦都來了，這一位姑娘是誰呢？瞎！我只說你們年輕的小人兒家，往後來還有幾年的福享，怎麼就都走了這條路了呢！」鳳姐、鴛鴦見了賈母，便跪下痛哭，賈夫人忙攙起他們來，勸道：「請老太太進來罷，娘兒們相逢，本該歡喜才是。」

於是，大家進房，一一的行過了禮。賈母問道：「這位姑娘好面熟啊，怎麼再也想不起是誰呢？」鳳姐道：「他是我珍大嫂子的第三個妹子，那年為柳湘蓮退親，抹了脖子的就是他啣！」尤三姐不好言語，恨的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賈母道：「尤三姑娘來的年代久了，你們如何會在一處了呢？」鳳姐道：

「我們好些人都在太虛幻境呢，不屬這裡管，元妃娘娘、林妹妹、迎妹妹都給老太太請安。」賈母聽了驚喜道：「你說真些，你林妹妹，你元妃姐姐都在那裡呢？」鳳姐又高聲道：「太虛幻境！」賈母道：「什麼叫個太虛幻境？這個地方離咱們這裡有多遠？」鳳姐道：「太虛幻境在上界之下，下界之上，原是個虛無縹緲的所在，都是些仙人的住處。」賈夫人聽了，也歡喜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們姊妹們如今都是些仙人了？你林妹妹既在那裡，為什麼不和你們一塊兒來呢？」鴛鴦道：「我們並不知道姑老爺、姑太太在這裡。我原因老太太去了世沒人服侍，我就自縊找了來了。後來到了太虛幻境，才知道元妃娘娘、林姑娘都是那裡的仙子，因他二人不放心老太太，所以才差了我們三個人來訪尋的。林姑娘是那裡有名兒的瀟湘仙子，如何能夠私自來呢？」賈母聽了愈加歡喜，道：「我這個鴛鴦丫頭，真真的不枉我疼了他一場。」賈夫人又問鳳姐道：「你黛玉妹妹在那裡可有人伺候他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放心，那裡除了元妃娘娘，他就是第二位了！『龍王爺少了漱口水』，那個敢不伺候他呢？況且貼身服侍的還有晴雯、金釧兒，外頭還有薛姨太太家的香菱，東府裡的蓉兒媳婦，尤家他們姊妹兩個，籠翠庵的妙玉，元妃娘娘那邊又有迎妹妹，比這裡還熱鬧多著呢。」賈母道：「前兒沒把你姑媽急壞了，把七十二司、十八層地獄都翻了個過兒，也沒找著你林妹妹。今兒你妹妹有了下落，你姑媽也放心了。」賈夫人流淚道：「我如今雖然放了心，但不知我們娘兒們幾時才能見面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這也不必著急，等姑老爺回了衙門商量就是了。」賈夫人只得點點頭兒，拭了眼淚。回頭瞧見司棋站在邊旁，便道：「你這個丫頭，怎麼聽著熱鬧了，也不倒茶去呢，也該告訴廚房預備早飯。」

司棋聽了，忙去斟茶。鮑二家的便到廚房告訴去了。鳳姐忙道：

「我們在觀音庵吃過飯了。只預備老太太、姑太太的飯罷。」

賈母問鳳姐道：「家裡你兩個公公、兩個婆婆、你寶玉兄弟他們都好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二位老爺、二位太太都好，只有寶兄弟，我聽見香菱說，中了第七名舉人，後來跟著個什麼癩頭和尚出了家了。」賈母聞言大驚失色道：「怎麼的寶玉出了家，當了和尚了？這還了得！這個傻小子，媳婦也娶了，舉人也中了，放著福不享，好好兒的為什麼出家呢？」鳳姐尚未及時回答，鴛鴦道：「總為的是林姑娘麼！」鳳姐急的忙把鴛鴦瞪了一眼，賈母也會過意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罷了，都是我的業障，教我也後悔不來了。」賈夫人聽見話語蹊蹺，又見鳳姐瞪了鴛鴦一眼，不好往下追問，便也歎道：「這個孩子怎麼乾出這樣糊塗事來了，這把他娘活要想壞了呢。不知他娶的是誰家的姑娘？這可不把人家的女孩耽擱了麼？」賈母歎道：「就是薛姨太太的女兒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不是小名兒叫個寶釵的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就是他，姑太太倒還記得。」

正說時，只見賈珠進來，站在上房門口問妹妹們的好。鳳姐吃了一驚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怎麼的大哥哥也在這裡麼？」賈夫人便將賈珠的原委告訴了鳳姐一遍。鳳姐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去替我給大哥哥請安，就說家裡大嫂子很好，蘭哥兒也中了舉人了。」賈珠也很歡喜，道：「這都是二孀娘的疼愛所致。」

賈母道：「你寶玉兄弟也中了舉人了，這個下流種子，放著福不享，跟了和尚出家去了。珠兒，你在外頭彩聽著，如若知他在那個廟裡出家，把他給我活活的捉著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想是氣糊塗了，陰陽路隔，壽夭各有定數，豈能活捉呢。若都由著人的性兒活捉起來，鳳丫頭早把理兒活捉來了。」鳳姐也笑道：「好姑太太，才見了姪兒媳婦就說起趣話兒來了。為什麼不說教我大哥哥把我大嫂子活捉了來呢？」說的賈珠也笑了。正然說笑，只聽外面「當」的一聲點響，威武開門。

賈珠忙退了出來，道：「姑老爺回來了。」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